

人“芹”春来早

□ 吴庆峰 徐宏杰

立春前，横山桥村芹农张正兴每天蹬上高腰雨靴、套上塑胶长手套，来到位于芳茂山南麓自家的水芹田里劳作。双手挖出一把把叶茎碧绿似翠、根部洁白如玉的水芹，抬头望着收获的一大堆水芹，他的脸上溢满了笑容，又是一个丰收年。

家乡旧俗，万事喜讨个口彩，如把豆芽菜叫做如意菜，蒸团子意指团团圆圆，大年三十年夜饭必有鱼，这叫年年有余。因水芹茎秆中空，故被唤作“路路通”，象征做事路路通达、事事顺心，且“芹”与“勤”同音，茎叶青白两色，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意指做人清白、做事勤恳，故深受家乡人民之喜爱。另水芹性甘凉，能清胃、涤热，年节时吃多了荤菜，来一盘鲜嫩的

肥美、爽口利落的水芹，最为解腻清口，故水芹一直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普通人家必备的年菜。春节前后，水芹价最昂，农贸市场一斤可售十元以上，此段时间横山桥水芹开始大量上市。

横山桥地区素为江南富裕之地，在明末清初已是“烟火千家，商贾四集。鸡豚鱼虾之所产，布缕粳稻之所出。河流汤汤，市桥峨峨，东通吴会，北达长江，迤西则毗陵郡治，盖俨然一方巨镇”。大凡美食之地，一定社会富裕、物产丰饶，横山桥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也是美食之乡，各种应季蔬菜众多，其中尤以水芹闻名遐迩。据《横山桥公社志》载：横山桥芹菜较有名，据传早在清朝康熙年间，横山桥周边农民就种植芹菜，至

今有三百多年历史。经长期选育，它以鲜嫩、清脆、爽口而驰名。其种植方法较简单，成本低、产量高，亩产可达六千斤。可食时间较长，销售常州、无锡、等地，成为春季里人们喜爱食用的蔬菜佳品。

横山桥水芹好吃，但种植、收获芹菜的过程却需要整整一年的人工劳作，可谓“谁知盘中芹，棵棵皆辛苦”。首先是留芹种，每当春节过后待天气回暖，水芹开始拔节，经霜打雪压后水芹口感无与伦比，此为留种芹最佳时期。芹农挑选茎秆粗壮、根系发达且无分支的水芹，掐下一段拇指长的根作为种芹，养在水盆里静待发芽。种芹发芽后再移植至水田，开始漫长的养护过程，须及时除草、施肥。待到夏至蒔秧节，种芹成

活，经压枝打头，种芹每节便长出嫩芽而蔓延，此谓芹菜种子也叫芹菜藤，如产量大过种植需要，芹农便出售部分菜藤，得到第一笔收益。

每年十月，芹农开始排芹菜，之前须松土肥田，事关水芹长势与“白头”（没于淤泥中雪白的芹秆）长度。用于种植水芹的田地长了长草，芹农便用铁耙垦田，将杂草等覆于土块之下，翻过的土块之间须留足间隙，最大程度接受阳光的照耀，如此可免土块板结，杂草转而腐烂成为肥料，如有条件撒农家灰更佳，再摊平田中泥土，就可以排芹菜了。田中留少许水，将芹菜藤均匀分撒于田中，再用长竹竿拍打使之紧贴泥土。芹菜随即进入养护阶段，须随水芹出芽情况及气温变化及时

灌、排水，以保证水芹生长良好。秋冬季时，芹农根据芹菜之长势与间距进行筛减，筛出之芹数量可观，售后亦可为芹农收益。

冬月，冬芹开始上市，直至来年农历三四月间，春芹落市。如冬天气温过低，芹田冰冻，芹农只得待日上三竿方能破冰拔芹。芹农在芹田里半蹲半立，从冰冷的泥水里用双手一棵棵抠挖出芹菜，拔一担水芹需费个把小时，再运至河边洗净芹根之泥，择去烂叶后方能出售，因此许多年长的芹农患有手指肿胀的职业病。虽说一年到头辛苦，但付出总会有回报，现在横山桥村共有30余亩水芹田，全年收益可达50余万元，横山桥芹农靠勤劳致富，这叫味美横山芹、人勤春来早。

年少武侠梦

□ 刘刚

年少的时光，有许多回忆，像珍珠一样镶嵌在脑海中。那时，城乡生活差距大，城里孩子梦想着成为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乡村孩子的梦想多半是能天天过年、天天吃鸡蛋、天天有肉吃……这是几十年前的梦了，其实，在乡村，每个孩子还有一个闯荡江湖、驰骋天下的武侠梦。这无疑是最美好的梦想。

上世纪70到90年代，武侠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金庸、古龙、梁羽生、陈青云、卧龙生等所著的武侠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诸如《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陆小凤》等一大批武侠剧走入老百姓的生活，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九阳神功等厉害的武功成为孩子们魂牵梦绕的话题。

我们这代人，男孩子是伴着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成长的。儿时的我们，读着武侠小说、看着武侠片，心中不免滋生出一种江湖豪情，做起了仗剑走天涯的武侠梦。

周末或假期，天黑的时候，放羊的、割草的、看瓜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在村里吆喝一下，几个人急急忙忙地赶到一家有电视的人家看武打片。那时不像现在可以一口气追剧到终，每次只播放一到二集电视剧，中间还要播播几次广告。广告虽然很长，却挺有意思，比如沛县的沛公酒、大屯李家烧鸡、丰县的凤鸣塔酒。尽管广告很长，有时还夹杂着停电，但还是每天挤在电视机前，眼巴巴地等着。

看了《射雕英雄传》，大家对郭靖的降龙十八掌非常羡慕，对打狗棒也是垂涎欲滴……于是，三五伙伴就在打麦场里、田野里

扮演着各种剧情。有人模仿二指倒立、有人表演手掌断砖、有人演示空中连翻、有人练起降龙十八掌……忙了一阵子，就开始自制各种武器，有三节棍、鞭子、大刀、飞镖等，场面热火朝天，个个豪情满怀，不一会儿就开始三三两两地打起来，比划着各种招式，嘴里还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一边观战的小伙伴，不时捧腹大笑，童真的笑声回荡在乡野的上空。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充满着欢乐和无邪。

上了初中，我开始接触金庸、古龙、梁羽生及温瑞安的纸质武侠小说，白天要上课，晚上就偷偷躲在被窝里翻阅，有时自习课也会偷偷看几页。最喜欢的还是金庸，他的《鹿鼎记》是我看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中的韦小宝没有背景、没有奇遇、没有武功，却可以在武侠的世界里有一席之地。其次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女主角翁云蕾和男主角张丹枫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以至于周末通宵连读。字里行间的空隙虽很小，想象的空间却很大，那时候的热血也是真真切切，难以忘怀。

曾经，在朴素宁静的村庄里，武侠梦成为一个少年奋发图强、越战越勇的精神支柱，从乡村到城市，从少年到中年，从现在到未来。每当武侠片的主题曲响起，无论走在哪里，都像是走在江湖里。我想，每个在武侠世界里畅游过的人，都会深深铭记着自己的那场武侠梦。那份热爱、那股冲劲，是自儿时就播在我们心里的种子。它随年月生根发芽，在青春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已然亭亭如盖。

那山那水那乡音

□ 陈昌荣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在常州，腊八过后，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过年事了，打扫卫生，洗洗涮涮，做团子、打年糕、酿米酒、灌香肠、腌腊肉……这个时节，也是酿酒师傅最忙碌的时候，于是，常州的大街小巷也就飘满了团子和米酒的香味。

年味越来越浓了。我在常州生活三十年了，每到年关时节，随着团子、米酒的香味随风飘来，我又无端地生出了许多乡愁来。

三十年，恍若一夜。梦非梦，梦醒中的梦。远方的那个家，现在只能称之为家乡了。我家那几间土坯房，在早些年前那一场暴雨中，坍塌成了一堆泥土，连同父亲在高黄石头山上锤石子的小铁锤和母亲锄草皮的三寸小锄头也一同深深地埋进了我的记忆。

有一年春节，我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哥哥陪着我，我站在老房子的地基上流着泪，在找寻，也许是在找寻儿时的快乐印记吧。唉，家乡，已是物是人非的家乡了，宽大的打谷场呢？碾稻子、碾小麦用的大石碾呢？月光下，那一群捉迷藏、踢毽子、跳绳子、抓石子的快乐孩童呢？那一堆又一堆的草帘子、玉米杆、山芋的枯

藤呢？飞进寻常百姓家燕子呢？在农家的堂屋上筑起的燕巢呢？唯有不变的是村子旁边叫拗凹的小山头，那里埋葬着我的祖辈，我的父亲母亲，还有众多的乡邻。

一条叫外河的河流不急不躁地流向了长江。河水清澈，一群麻鸭和白鹅尽情嬉戏着。这时候的河水，才自然而然地泛起一抹羞涩和涟漪之态。走进村里，那一声熟悉的乡音响起，仿佛又唤醒了我的童年时代。其间，那些在我身边嬉戏跑过的孩童，又是谁家的孙子或是外孙呢？不知不觉中，我又生出了一些陌生感来。

我住在哥哥家，哥哥家终究不是父母亲留下老屋的那个家，没有了父母，失去了老屋的家，那还叫家吗？我的家现在在常州了。

因为是春节，第二天，哥哥就带着我去村子里给一些长辈拜年（说是拜年，其实就是给长辈们说些祝福的话），村上人竟多认不出我来了，我亦同样认不出他们是谁了。同龄人留在村上的也不是很多了，要么和我一样，给在外地谋生的儿女带孩子去了，或许，他们现在就蹲在某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抽着烟，和我一样，也在想着儿时的伙伴和属于自己的老屋吧。哥哥逐个向村上人

介绍：“这是我家老么，在常州工作。”我握手，寒暄，说话虽然亲切却又感到陌生。“哎呀，好多年也没见着你了，你看，头发也都白了，这些年在外面过得还好吗？要不是你哥带着，我还真认不出你呢！”有的人却还要大声说话，显然是耳朵有些背了。当年，他们都是村里犁田、打耙的牛把式，挑一天的稻把子都不叫苦叫累、身体棒棒的好劳力，一顿吃三大碗米饭都不嫌饱的铮铮铁骨的好汉子呢！而今，他们多是佝偻着背、老眼昏花、走路蹒跚的迟暮之人了。看着眼前老人乌黑的指甲，皴裂的手背，像极了枯树的皮，我的心猛一抖。是岁月的风霜，把他们雕刻成了现在的模样。

我站在江堤上，看晚霞满天，此时，村庄是热闹的，祥和的，一些在外地打拼的人终于回到了村上，和自己日思夜想的家人享受着这片刻的天伦之乐。绚烂的烟火，在夕阳下闪着温润的光芒。成群的鸡鸭欢叫着一路小跑，跑回那个属于自己的温暖小窝。啊，谁家饭菜香了；又是谁家在推杯换盏，高声说笑；又是谁家屋顶的炊烟才刚刚升起；又是谁站在高处，呼唤着那些和别人聊天忘了归家的人。可是，又有谁能喊我回家……